



内耗的代价似乎加快了，你  
还有所依，我就想，不管今  
有多少时间属于我，眼前的  
还是要把它利用起来，海  
是可惜的。怎么因呢？  
在的条件下，还是得学  
法语那就是写点东西  
真纪大，睡觉少了，不  
了眼，脑筋却不肯松  
第像小时候看过的走  
把一些往事重头放  
我想把这些场景记下来  
也许能为读者了解我们  
知识分子提供一些素材

# 费孝通在 2003

FEIXIAOTONGZAI2003

## 世纪学人遗稿

费孝通 / 著

暮年自述◎社会学还应研究些什么◎文化自觉◎“美美与共”和人类文明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# 费孝通在 2003

FEIXIAOTONGZAI2003

世纪学人遗稿

费孝通 /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费孝通在 2003: 世纪学人遗稿/费孝通. -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 - 5004 - 5101 - 6

I. 费… II. 费… III. ①费孝通 - 生平事迹 ②社会科学 - 文集 IV. ①K827 = 7 ②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5025 号

责任编辑 门小薇  
特邀编辑 吴志实  
责任印制 戴宽  
封面设计 久品轩·张新勇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 
电话 010 - 84029450 (邮购)  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  
排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 
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16  
印张 13.5  
字数 10 千字  
定价 20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由于各种原因, 本书有少量图片使用前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, 请相关作者见到图片后, 与编辑部联系。

编辑部联系电话: 010 - 64045632

# 写在前面的话

费孝通是我的叔叔，他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的社会学、人类学家，2005年4月24日因病与世长辞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叔叔一生坎坷，但从不怨天尤人。1980年当他重新获得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时，就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到他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中。那时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。叔叔说，他“口袋里只有十块钱”（他预计自己还能工作十年）了，不能随便零星地买花生米吃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。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祖国强盛，百姓富裕。同时他也明白这一生中自己能主动掌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要分秒必争，一年当作两年用。他开始“行行重行行”，每年用1/3以上的时间，下农村、访城镇，一路奔波，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出主意、想办法。他走一趟，写一篇，著书立说，写下数百万言的文字。他说，这些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备受鼓舞，也带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。

## 1





1999年春节，我去给叔叔拜年，他对我说：按旧历的算法，过了节我就90岁了。70岁的时候我还不服老，能到处跑，真的是“不知老之将至”。可是岁月不饶人，进入80岁以后，我感觉到老了，做事力不从心，许多事要靠别人帮忙了。进入90岁，老实说，我心里有点“害怕”，毕竟年纪大了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，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，怕来不及啊。他又说：年过90岁应当承认我一生已进入衰老阶段，躯体和四肢都已不能自如地活动，但头脑还觉得能够思考一些问题。有朋友建议我写自传，其实，我一生所写下的文章就是我的“自传”，不必再另外写了。我要用剩下的时间写一些总结性的、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。事实也是这样，自从叔叔满了90岁以后，精神大不如前，我开始听到他抱怨自己的眼力退步得厉害，看书很吃力，听力也下降了，与人谈话要大声讲才听得见，身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。然而抱怨得最多的是感觉腿力不济，走不动路，不好下乡搞调查了……虽然年龄的增长，给老人带来了种种苦痛，但是叔叔仍然没有停下“行行重行行”的脚步，没有搁下手中的笔。

就是在他病倒的2003年这一年里，他出席了在北京、上海召开的多个会议；7月，赴大庆市考察，并就大庆市的持续发展问题，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



建议；8月，赶到太原参加“晋阳文化与民族精神”座谈会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暑期论坛工作座谈会；8月底到9月初，第11次踏上西北高原甘肃省，第七次访问定西，写了《又一次访问定西》的文章；9月，南下广州、东莞、深圳，了解“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”（CEPA）正式签署后，广东省推动泛珠江三角洲“9+2”计划的实施情况；11月，获首届江苏省小城镇建设与研究终身奖，在“《小城镇 大问题》发表二十周年座谈会暨颁奖仪式”上发表了《我的思想框架》的书面发言；12月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“费孝通教授《小城镇 大问题》发表二十周年座谈会”，发表《再谈从小城镇到区域经济》的书面发言。

但是，就在这年的年末，12月28日叔叔因为发烧不得不住进了医院，而且病情相当严重，甚至用上了呼吸机。经过医护人员十余天的精心治疗，他的病情很快有了好转。一次我去医院探视，见他精神挺好，就问他：“你这次生病，是不是又想了很多新问题？”他回答：“多得很。”叔叔怕我听不清，做了个写字的手势，我把一沓纸和笔递到他手里，他躺在床上写了“多得很”三个字；我又问：“现在你一定很苦恼，因为有很多想法不能表达出来。”他写了“是”；我凑到他耳边大声说：“不要

2015/09



紧，等你养好了身体，把想法讲给我听，我再帮你整理出来。”叔叔摇摇头，摸索着写下“不可能了”四个字。我看着这四个字，无话可说。我知道，叔叔从小喜爱写作，八十多年来孜孜矻矻笔耕不辍，就是在病倒的这一年里，他还写下了《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》、《又一次访问定西》、《“非典”的社会学反思》、《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》等十余万字的文章。这“不可能了”就意味着他将永远放下陪伴了他一生的“笔”，对于叔叔来说，该是多么大的悲哀！

叔叔是个植根在老百姓中间的大学问家，与普通老百姓贴得那么近，他的学问是从“人人可以看到的事”里边，把“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”归纳、总结、提高，从而上升到理论的思考。叔叔虽然是学贯中西的大师，但是在他的著作里“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”，他的文字是那么浅显而实在，他希望读他文章的人都能懂得他要说的意思；他想的办法、出的主意老百姓能明白，在实践中能用得上。

如今，这位“志在富民”、为国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走了，他的遽然离去给我这个晚辈留下了无尽的思念，同时也激起了我要做些什么来悼念他的想法。和几位朋友商量后，大家认为，撷取老人



家生命晚期所写的几篇文章编成一本集子，让读者在读了这几篇文章之后，能够了解这位世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的所思所想；能够多少体会到他宽广的胸怀，从而更多一些理解这位学者。这样做，不失为寄托我们哀思的一个好办法。于是有了《费孝通在2003》这本书。

这本书里所选的四篇文章，其中《暮年自述》，是老先生以漫谈的形式讲述自己一生的片段经历，内容广泛，叙述生动。他从童年生活讲起，表明自己的家庭背景；又回忆了上学时种种难忘的情节，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艰苦而充实的生活；表达了对三位外国老师的深情厚谊；道出了解放初期搞民族识别工作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；最后讲了应该怎样对待“历史”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希望大家加强历史意识（不仅仅是知识），使我们在看待眼前事物时，能联系上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。我们不能丢掉历史，当然也不盲从历史。我认为不懂得历史就不会懂得文化。

《社会学还应研究些什么》则是作为“设计师”的费孝通，为社会学、人类学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指出的方向。按一般人的想法，学术大师议论一门学科要怎样扩展学术研究这样的话题，一定是通篇诘屈聱牙的语言和高深莫测的名词。然而，在这样



一篇极具专业性的文章里，老先生用“只能意会”、“讲不清楚的我”、“将心比心”这样风趣而通俗的语言娓娓道来，让我们这些门外汉看了以后也能明白，中国的社会学的确是应该按照先生指出的方向，“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，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”，这是“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，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”。

叔叔 90 岁那一年，人类跨入了 21 世纪。新世纪初始，我国改革开放的步子跨得更大、更快了，呈现出与世界全面“接轨”的强劲势头；同时，世界“经济全球化”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，人类进入了一个变化莫测的“新战国时期”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多元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、“传统”与“现代化”的摩擦愈演愈烈。此时此刻，崛起的中华民族，应该如何同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，一道取得共同发展的机会；世界人民应该怎样接受“9·11”事件和“阿富汗战争”带来的警告，避免玉石俱焚、同归于尽，找到一个世界各种不同文明和平相处的办法？在《文化自觉——传统与现代的接榫》和《“美美与共”和人类文明》两篇文章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社会学人类学家关于这些问题的真知灼见。

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本《费孝通在 2003》里，多得到一些认识费孝通的信息，甚至能够生出进一步深入理解他的想法，那就好了。

孝通叔叔说过：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。生命、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，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。”是的，叔叔的学术思想正是与祖国这片伟大的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，是不怕时间冲刷的。

人们将永远记住他。

费 皖

2005 年 7 月

7



写在前面的话

# 目 录

- 写在前面的话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费  皖 / 1
- 暮年自述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费孝通口述 费皖整理 / 1
- 最后的士绅阶层 / 1
- 早年生活 / 7
- 上大学和抗战时期的“魁阁” / 24
- 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 / 42
-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 / 62
- 应该多读点历史 / 73
- 社会学还应研究些什么 / 79
- 究“天人之际” / 82
- 精神世界 / 89
- 文化与“不朽” / 94
- “只能意会” / 105
- “讲不清楚的我” / 114
- 将“心”比“心” / 122
- 方法论与古代文明 / 129
- 结  语 / 140

# CONTENTS

■ 文化自觉——传统与现代的接榫 / 143

■ “美美与共”和人类文明 / 165

文明的话题 / 165

时代的呼唤 / 167

经验性研究 (empirical study) / 171

心态和价值观 / 175

交融中的文明 / 179

中华文明的启迪 / 182

跨文化研究的人文属性 / 188

美美与共 / 193

博采众家之长 / 198



# 暮年自述

过了90岁之后，感觉到身体内部的变化似乎加快了，体力又有降低，我就想，不管今后有多少时间属于我，眼前的时光还是要把它利用起来，浪费掉总是可惜的。怎么用呢？依我现在的条件看，还是得采用老办法，那就是写点东西。

大概年纪大，觉少了，躺在床上阖了眼，脑筋却不肯休息，常常像小时候看过的走马灯一般，把一些往事重又放映出来，我想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，或许能为读者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些素材。

## 最后的士绅阶层

我是研究社会学的，所以很自然地就想到要弄清楚我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，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？这个问题使我想起20世纪40年代末我写过的一本书：《中国的士绅》。这本书里讨论的是

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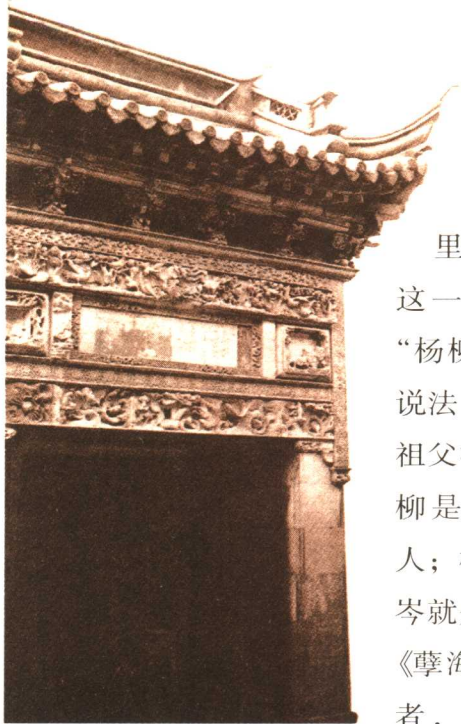
暮年自述



▲ 吴江同里的退思园一角

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批特殊的人群，他们绝大多数是地主或是退休官僚；他们有文化，虽然不当官，却和官府关系密切，在社会上有地位，在乡里说话算数；他们不从事农业劳动，但有的人设馆教书，传授书本知识。这种人物就是我们所谓的绅士也叫士大夫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们是一批知识分子，寻根溯源的话，应该说孔夫子是他们的老祖宗了。

我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，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，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。著名的退思园就是清代光绪年间，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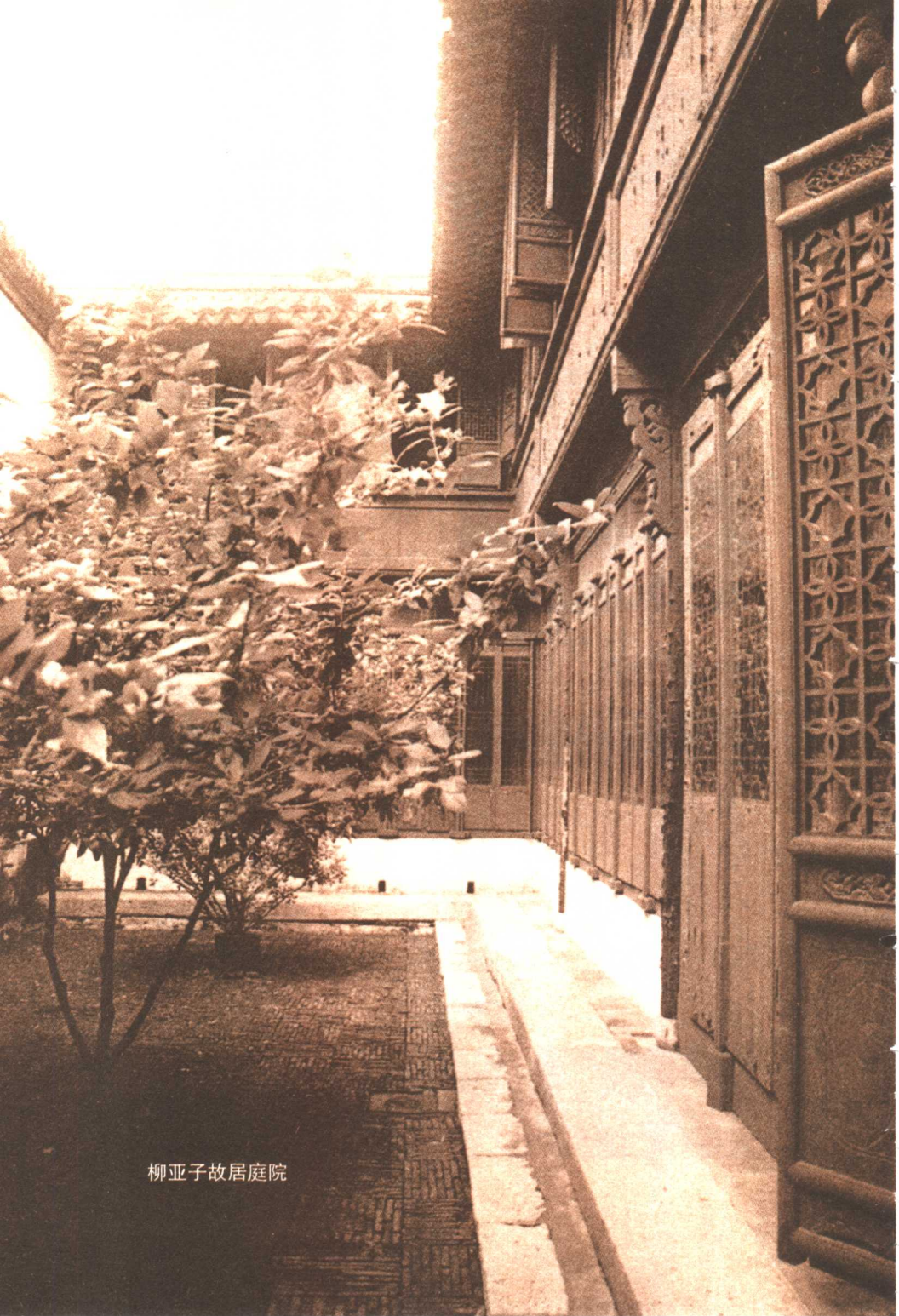
▲ 柳亚子故居赐福堂

兰生被解职后在这里建的住所。到我这一辈人，同里还有“杨柳松柏”四大户的说法。杨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杨敦颐（杨粹卿）；柳是柳亚子，著名诗人；松是金松岑，金松岑就是名噪一时的小说《孽海花》前六回的作者，1902年他在同里



▲ 退思园





柳亚子故居庭院



创办同川学堂，教授外语、数、理、化等新知识；柏是张伯儒（“伯”、“柏”同音），曾经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。这些大户人家在乡里地位很高，也有一定影响。

“大户人家”也有称作“世家”的，在我们家乡还有“墙门人家”的叫法。我觉得这是很形象的称呼，它表明这种人家住的房子，有高高的围墙，有气派的大门，几重院落，几道院门；而普通农民的家就没有这么讲究了，他们的房屋为了生产活动的需要，房屋的门和墙壁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。墙门人家的子弟被称作世家子弟、书香子弟、读书人家等等，名堂很多。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书考科举，考上了可以做官，一人当官，亲亲戚戚都沾光。小的时候邻居就叫我“阿官”。当然，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，这一层人中间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

《中国的士绅》

▲ 吴江旧式民宅中的门楼